

往事悠悠

盛夏的记忆

■张会明

蝉声鸣叫，酷暑来临。小时候，对夏天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那时的三伏天，没有电风扇，也没有空调冰箱。小孩嬉戏玩耍，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酷暑天，村子里那条小河，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小河只有几米宽，平时水流清浅，鱼虾可见。大人灌溉农田筑起了堤坝，水就有一米多深。不会游的，抓住岸边的小草，学狗爬式两脚乱蹬，手臂身上经常被虫子蚂蚁咬起很多包。水性好的，可以沿着河床游好几个来回。也有胆子大的，爬到河边的树上，扑通扑通跳入水中，那种刺激和快感，是我们这些胆小鬼羡慕不已的。小伙伴们都爱玩耍，你给他身上抹一把，我在他脸上抹一把，一个个都成了泥神。你看着他，他看着你，都装成龇牙咧嘴的恶魔，张牙舞爪，厮打成一片。

夏天是新鲜水果上市的季节。老屋后有几棵高大的李子树，哥哥们爬到树上去摘，我就在树下捡。有时，路过的小朋友也会爬上树去摘几颗。果子还没成熟，就只剩下树顶上零星的挂着几颗了。几颗红李子挂在树梢，太阳一照，很是诱人，但没办法摘下来。邻居家有一棵梨树，我偷偷地摘了两个。母亲知道后，骂了我一顿。后来，母亲在自家地里种了好几棵梨树和桃树。

“双抢”最是热火朝天的季节，人们起早摸黑地收割稻谷，马上又要完成第二季的播种。父亲说，第二季播种的禾苗如果相差一天，长势和收成都会不一样。家家户户都很紧张，天蒙蒙亮就去田里劳作；傍晚月亮升起来了，还听得见地里打谷机的声音。大人们割稻，踩打谷机。小孩把大人割下的稻子，堆放在一起，然后放到打谷机上面，够不着大人就添把手。拾散落的稻穗也是小孩的任务，一上午就能拾起一大把。有时候，水田里会有蚂蟥，直接钻到小腿肉里，等你感觉异样时蚂蟥已经入侵了，用力拍打才会掉落。

二哥买来一群小鸭，有几十只。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二哥叫醒去放鸭子。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二哥把装小鸭的两只竹笼挑到田里，小鸭子好像饿了，一打开竹笼门，就争先恐后地往外挤。割稻时，有很多虫子从稻穗上掉下来，小鸭子最喜欢这种美味，在大人脚下游来游去，叽叽喳喳一边吃虫子一边叫得欢。偶尔，大人刀快了点，一不小心就会伤到小鸭子。这是我伤心的时候，把小鸭子捧起来，仔细查看伤口。伤的轻点的小鸭子很勇敢，一会又下水觅食了；有的稍微重一点，我就会细心照顾几天，等它伤好了我才放心。

妇女一般留在家里做饭。八点多，太阳已经很高了，村里才陆续响起“阿古（赣南客家称呼小男孩），吃饭了”的呼唤声，那是早饭做好了。吃点心茶，母亲都会拿出精心制作的米果和茶点，米果是面粉薯粉或糯米粉做的，可蒸熟也可油炸，有时包上腊肉腌菜做馅，口感好又有嚼劲。为了降暑，中午母亲煮一大锅苦瓜汤或绿豆汤。苦瓜汤有点苦，兄弟几个却很爱喝，不等菜上完，只剩下汤底了；偶尔放点肉丝，就连汤底都不剩。这时候，我总会先给父母盛上一小碗。

夏夜，乡村没有城里的喧嚣和霓虹的绚丽，只有月儿浅浅的挂在树梢，月光如水，树影斑驳。村头的树荫下，一群人在纳凉，小孩安静地听大人们聊天，有时也听上了年纪的人讲故事。父亲躺在院子的竹椅上，点起一根长烟斗，然后拿起一把大蒲扇。我乖巧地拿过蒲扇，帮父亲扇扇子。有时我们也捉萤火虫，拿一个透明的玻璃小瓶，把萤火虫捉住放进里面，嘴里哼着“萤火虫，闪闪光，借你的钥匙开你的箱……”去引更多的萤火虫。

夜深了，辛苦劳作一天的大人，玩累的小孩都进入了梦乡。我梦见自己和邻家小伙伴去捕蝉，他拿着一根长竹竿，爬到树上悄悄靠近蝉，将竹竿尽头的马尾扣套在蝉的前部，用力一拉就将蝉套住了。突然，他一不小心滑了下来，摔在地上四脚朝天，我呵呵呵笑醒了。

童年的盛夏是热情的，欢乐的，傻事趣事一箩筐。虽然这段金色时光已经远去，但它就像一跳小河，一直流淌在心田，成为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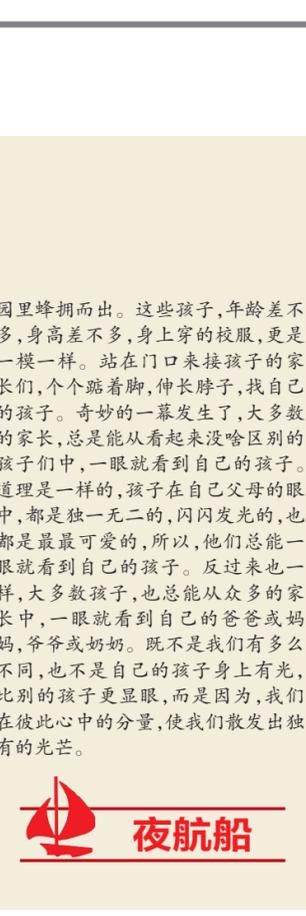
湘湖诗会

早春访曹山寺

■紫燕洲

其一	
清泉石上流不尽，竹林听风亦听禅。清风细雨洗我心，孤烟也可成山河。	
其二	
清泉戏山涧，竹林悟禅机。清风抚我忧，孤烟成山河。	
其三	
春雨带寒上山来，一路泥泞一路难。竹自清瘦花自开，一盏清茶暖人间。	
其四	
寒窗瘦竹雨潇潇，水远山高路遥遥。青峰灼灼晚风醉，炊烟袅袅霞寂寥。	

园里蜂拥而出。这些孩子，年龄差不多，身高差不多，身上穿的校服，更是一模一样。站在门口来接孩子的家长们，个个踮着脚，伸长脖子，找自己的孩子。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大多数的家长，总是能从看起来没啥区别的孩子们中，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孩子。道理是一样的，孩子在自己父母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闪闪发光的，也都是最最可爱的，所以，他们总能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反过来也一样，大多数孩子，也总能从众多的家长中，一眼就看到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爷爷或奶奶。既不是我们有多么不同，也不是自己的孩子身上有光，比别的孩子更显眼，而是因为，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使我们散发出独有的光芒。



容易的事。很多时候，“我”就是这么淹没在“我们”之中的。但也有例外。有个同事，就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快递。他有什么秘诀吗？似乎是有。他说，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他是我们单位的笔杆子，喜欢写文章，经常投稿，文章发表了，样刊寄来了，他打开目录，飞快地扫描，很快就能从众多的名字中，一眼找到自己的名字。有人好奇地跟他比试过，新拿到一本杂志，打开，同时找他的名字，还真是他更快地找到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很普通，跟我们的名字一样，丝毫没有特别之处，但对他来说，他的名字却是闪亮的，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因为，与他名字对应的，是他的文章，他的作品，他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能不闪闪发亮吗？他在一大堆快递中，也总是能一眼就看到自己闪亮的名字。

说到孩子，我想到了另一个场景。学校门口，刚放学的孩子，从校园里蜂拥而出。这些孩子，年龄差不多，身高差不多，身上穿的校服，更是一模一样。站在门口来接孩子的家长们，个个踮着脚，伸长脖子，找自己的孩子。奇妙的一幕发生了，大多数的家长，总是能从看起来没啥区别的孩子们中，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孩子。道理是一样的，孩子在自己父母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闪闪发光的，也都是最最可爱的，所以，他们总能一眼就看到自己的孩子。反过来也一样，大多数孩子，也总能从众多的家长中，一眼就看到自己的爸爸或妈妈，爷爷或奶奶。既不是我们有多么不同，也不是自己的孩子身上有光，比别的孩子更显眼，而是因为，我们在彼此心中的分量，使我们散发出独有的光芒。

说到孩子，我想到了另一个场景。学校门口，刚放学的孩子，从校

时候，你正找着自己的快递，忽然张三也来找快递了，忙喜颠颠地跟他说，我刚看到你的快递了。没错，确实刚刚翻到了张三的快递，好像还不止一件。张三喜悦地说，我的快递在哪儿？回头帮他找。这件不是，那件也不是，奇怪了，明明刚刚看到他的快递了啊，却找不着了，怎么也找不着了。

我们在找自己的快递时，看到的，似乎总是别人的。换句话说，别人的快递，我们很轻松地就找到了。这不奇怪。设若有50件快递，其中有一件是你的，你每翻开一件快递，是你名字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而你随便拿起一件，是别人名字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八。于是，我们会觉得，看到的都是别人的。而一旦你回头去找刚刚看到过的张三的快递，张三也成了那个微乎其微的百分之二。

我们是一，别人是众，在众之中，找到任何一个特定的一，都不是一件

时候，你正找着自己的快递，忽然张三也来找快递了，忙喜颠颠地跟他说，我刚看到你的快递了。没错，确实刚刚翻到了张三的快递，好像还不止一件。张三喜悦地说，我的快递在哪儿？回头帮他找。这件不是，那件也不是，奇怪了，明明刚刚看到他的快递了啊，却找不着了，怎么也找不着了。

我们是一，别人是众，在众之中，找到任何一个特定的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时候，“我”就是这么淹没在“我们”之中的。但也有例外。有个同事，就总是比我们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找到自己的快递。他有什么秘诀吗？似乎是有。他说，自己的名字闪闪发光。他是我们单位的笔杆子，喜欢写文章，经常投稿，文章发表了，样刊寄来了，他打开目录，飞快地扫描，很快就能从众多的名字中，一眼找到自己的名字。有人好奇地跟他比试过，新拿到一本杂志，打开，同时找他的名字，还真是他更快地找到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很普通，跟我们的名字一样，丝毫没有特别之处，但对他来说，他的名字却是闪亮的，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因为，与他名字对应的，是他的文章，他的作品，他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能不闪闪发亮吗？他在一大堆快递中，也总是能一眼就看到自己闪亮的名字。

我终于没能等到芬芳说因为忙碌而忘了回复的信息。她病了，在医院，五个小时的大手术抽走了她身上所有的精气神，身子被酸痛绑架，麻药的后劲催人昏昏。汗扑簌簌往下掉，一发不可收拾，犹如泄洪，隔着屏幕的两双眼睛，不敢对视，她是不哭的，五小时的手术没掉一滴眼泪，泪是我的，牵心动魄的疼痛。我把身子整个蜷缩在摇篮里，头枕着靠垫，把十几年前自己生手术时的情景疯狂撕扯，迷迷糊糊中，病床上有的是她，有时是我。

她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同样的手术十年前就动过一次了，那次还是自己开车到的医院；她说，这几天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大概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你别忘了我可是铁娘子呀；她说生病这事只你一人晓得，上次没告诉任何人，这次也一样，公司这边也只说是出差一段时间……我懂她

的心思，除了默默倾听，除了暗暗心疼，太多太多的无能为力，太多太多的感同身受。

写到这里，忽然就想念得厉害，屈指，阔别三年。三年前，我去访一夕奔波两江城的她，虽是隆冬天气，但有温暖的朋友可访实在是件幸事，那天，我俩对坐，倒真有白居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况味，当然区别也是有的，不做作把盏长谈，亦无语稠酒酣。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平日里挥斥方遒的芬芳其实不善言辞，我更不善，但这丝毫不会觉得沉闷，只需在食指大动的间隙抬头相视一笑，对方的意思便了然于心，她笑着劝，“把鱼吃了吧！”“把虾吃了吧！”“再吃一块蛋糕”……我是很少吃到撑的，但我爱极了这种无须觥筹交错也醺醺然的身心充实的感觉，那次是真吃撑了。

那次吃撑了，前面还有一次是没吃饱的，呵呵，说得那么相知相惜，其实我们才见过三次面啦，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坦白交代，说是三次，其中一次还是在东方新秀产业揭牌仪式暨新品发布会并天心月水墨邀请展的现场，那天宾客如云，我只看得见她的身影飞针走线般在其间穿梭。还是讲讲没吃饱的那次吧，她在杭州总部的一次私人聚会，顺便提一句，圈子即身份，那

2014年6月，世界杯轮转到了“足球王国”巴西，而我迎来了人生的头一回出国。作为学校第四批青年教师研修团成员之一，我有幸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分校交流学习。如果说，以往的世界杯多数需要挑灯熬夜，这回的最大“问题”可是与学习冲突。美洲时间12时、15时、18时开打的小组赛几乎赶不上，只能在课间几分钟翻阅一下手机了解赛况，晚上9时那场直播对我来说可谓“久旱逢甘霖”。而在以往被认为是“足球沙漠”的美国，或许是出了球星多莫万的原因，无论是学校，还是商场，世界杯、足球成了人们寒暄的话题，穿世界杯T恤的青年男女也随处可见。我也抓住机会以“球”为媒练习口语。颇感“意外”的还有，有一天还接到了来自家门口白荡海社区的“越洋电话”，邀请我上一堂科普课——《世界杯总是和怀念在一起》，让我既激动又“为难”，只好商量推迟“盛邀”。所幸研修时间很快过去，也就是在世界杯临近尾声时，我登上了回家的班机。而下飞机后的没几天，自然也就是和社区老少朋友相约大力神杯，一起分享世界杯的故事。

2018年世界杯来到了俄罗斯，而年近半百的我开始被省外媒体关注并约稿。《湖北日报》读者版面请我对他

找自己

■孙道荣

单位一楼的报箱旁，专辟了一个角落，放快递。这个角落，成了很多同事最常光顾的地方。

在一堆快递中，找到自己的快递，不是一个容易活。尤其是周一或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快递往往堆得跟小山一样。快递的包裹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不是灰色的塑料包装袋，就是土黄色的纸盒子，快递公司就不能设计一个独特而醒目的包装吗？区别也是有的，在快递单上，可惜不显眼。你的名字也在这张单子上，一路上颠簸到此，被扔来扔去，快递单和名字，很可能都磨损了，模糊了，增加了不少寻找的难度。

只得一件件翻。很少有人能只翻几件，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更多的情况是，你拿起一件，是张三的，再拿起一件，是李四的，找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名字。大概率是，直到将所有的快递都翻一遍了，才从某个角落，一堆快递中，找到自己的那件，蜷缩着，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有

单位一楼的报箱旁，专辟了一个角落，放快递。这个角落，成了很多同事最常光顾的地方。

在一堆快递中，找到自己的快递，不是一个容易活。尤其是周一或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快递往往堆得跟小山一样。快递的包裹似乎长得都差不多，不是灰色的塑料包装袋，就是土黄色的纸盒子，快递公司就不能设计一个独特而醒目的包装吗？区别也是有的，在快递单上，可惜不显眼。你的名字也在这张单子上，一路上颠簸到此，被扔来扔去，快递单和名字，很可能都磨损了，模糊了，增加了不少寻找的难度。

只得一件件翻。很少有人能只翻几件，就能找到自己的快递。更多的情况是，你拿起一件，是张三的，再拿起一件，是李四的，找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名字。大概率是，直到将所有的快递都翻一遍了，才从某个角落，一堆快递中，找到自己的那件，蜷缩着，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有

温馨一刻

一点牵念隔空传递

■金佳萍

“考虑再三还是邀请了金老师，因为数年的情分，平日的知心，就是有点远，麻烦跑了，一定免礼来啊！”收到这空中的大红帖子时，是在秋日清晨，阳光微暖，我正浇花，鸟正雀跃。

帖子是东方新秀总经理陆芬芳发来的，芬芳的交友是不分段位深浅的。十一月的江南还只是些许薄凉，我站起来伸个懒腰，揉揉微微酸涩的眼睛，看着窗外阑珊的灯火。不知芬芳在干吗呢？她应该还没入睡，她是晚睡晚起的夜猫子。

夜猫子这时候在干啥呢！是在直播间做她的总监？是在办公室全神贯注修改服装设计稿？……睡是一定没睡的，她是属于工作起来六亲不认的那种人，冒着黑烟的火车头啥样她也啥样，一旦启动，看不见别的，心里只有一条轨道，眼里只有一个目标。商海沉浮，是怎样的千锤百炼把个明媚如春日的女儿炼铸成铿锵玫瑰的呢？

去年，也是这么一个秋意渐浓的午后，我写了一篇徐延丽老师的画评发给她，因她懂画，更懂徐老师。说起来，这之前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没联系，不是忘记，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是那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她回我说，正忙，等下回复。忙是她司空见惯的日常，不足为奇的，不过那天到了晚上也没回，第二天中午也没有，下

朝花夕拾

爱足球，更爱世界杯

■王胜平

我的世界杯故事得从1982年说起：记忆中，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12岁的我和父亲坐在9寸黑白电视机前，看着那些高鼻子的外国佬围着一个黑白相间的东西不停地跑啊，跳啊，还不时听到父亲和着电视里足球解说员嚷嚷——“射门”“好球”“进了”。

从那时起，每逢球赛的转播，我总是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大部分转播都在清晨，我居然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早起看完所有的转播。在学校，我还在课余时间悄悄地将信息第一时间传递给我的“死党”伙伴。

1990年意大利之夏，适逢我第三次参加高考，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球王”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给了我无穷的动力，特别是在首门语言哑剧的险境面前沉着应战，凭借数理化的出色发挥扭转乾坤，终于赢得进军大学的通行证。可以说，没有足球的力量，就没有我的大学生涯。

1994年大学毕业前的我终于有了和世界杯共展歌喉的机会，在好朋友郭羽的举荐下，美国世界杯期间，我每天为《浙江青年报》(后来的《青年时报》)撰稿：预测、点评、分析等，也开始了我的“笔下足球”生活。后来，我的稿件陆续被各家媒体录用，样报在书柜里堆得老高老高，还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征文、竞猜中屡屡获奖。

1998年法国世界杯，尽管行政、教学工作繁忙，但我还是忙里偷闲看球、评球、写球，“享受足球”。特别有幸结识了浙江电台“赛场内外”“体坛经纬”的节目主持人张陆、伟雯等主任播音